



■北京市政協委員劉岩接受本刊記者採訪。 記者王頤 攝

劉岩：奧運精神永續 心靈之舞飛揚

五年前，作為北京奧運開幕式唯一一段獨舞的表演者，劉岩正值藝術生涯巔峰，卻因綵排發生意外遺憾告別舞台，與輪椅為伴。她說：「那一刻，屬於全世界的奧林匹克與我擦肩而過，而我一個人的奧林匹克卻剛剛開始。」

從發起公益基金、帶給孤兒首堂舞蹈課，到推廣「殘健共融」；從考入中國藝術研究院、研修古典舞的舞學博士，到發出呼籲關注弱勢群體藝術教育提案的政協委員，五年來，劉岩始終前行於舞蹈與慈善的路上，為弱勢兒童撐起一片藝術的天空，亦揮灑出個人華美多姿的心靈之舞。

■香港文匯報・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王頤、馬曉芳、何凡



孩子送給劉岩的兒童畫。



「殘健共融」舞動青春

伴隨Michael Jackson的經典歌曲響起，追光燈照進幾乎沒有舞美設置的舞台，兩位白衣舞者翩翩起舞。小舞者看上去約十一二歲，但舞步有力、絲毫不遜同伴，與專業的成年舞者配合默契，連貫的街舞動作洋溢着青春活力。音樂結束，小舞者卻沒停下舞蹈，直到同伴用手語提醒，台下觀眾才意識到牠是一名聾兒。

這是北京市政協委員劉岩首次編導的舞蹈作品《對他說》。她在接受本刊記者專訪時說：「一個聾兒和一個健康的專業舞者同台，呈現出這樣的舞蹈表現，這就是我們提倡的『殘健共融』。小舞者范傑代表的是有身體障礙的群體，與身體健全的大男孩馬蛟龍一起快樂地跳

舞。我希望真正的共融可以實現。」

劉岩表示，這個作品是想傳遞溫暖。這個失聰的孩子給正常人力量，而健康的人也將給他溫暖。整個舞台非常樸素，要將觀眾的視線完全鎖定在舞者的表演上。

挑戰自我 貼近生活

第一次做編導，劉岩就給自己很大的挑戰：她沒有選擇自己最擅長的女子古典舞。「舞蹈要切實來源於生活，為孩子編的舞蹈更要緊貼孩子的生活。」最初，由於音樂節奏較快，范傑排練過程很吃力。「這支舞就是為范傑編的，所以也可理解成我用舞蹈對他說。他雖然聽不到我說話的聲音，但在肢體表達上，他懂得理解。」

聾啞人表演舞蹈，一般都是由手語老

師在舞台一角用手勢提示舞者節奏和音樂變化。而《對他說》的范傑是獨立起舞，沒有任何手語指揮、提示，完全依靠內心對節奏律動的把握和對搭檔的觀察。而馬蛟龍在同一空間提醒范傑的方式，是通過拍節奏等細節，「為實現二人配合渾然一體，馬蛟龍總是用力完成腳踩地、手拍胸等動作。」

「我們是一樣的！」

近年來，劉岩一直以不同形式續寫着自己關於舞蹈的追求。她表示，舞蹈能做的事情實在太多。她說：「我不會僅僅聚焦在表演舞台上，會以更多方式與視角來完善對舞蹈的理解。我希望在舞蹈中傳達一種理念，就是身體的障礙阻擋不了我們對舞蹈、藝術、生活的追求。我們是一樣的！」



劉岩和聾兒康復中心的孩子們。

純真與善良 夢想添翅膀

2010年3月，劉岩在中國文學藝術基金會的支持下，成立「劉岩文藝專項基金」，主要用於支持和資助貧困地區小學的基礎藝術教育，以及幫助部分孤兒和農民工子弟，使他們有更多機會接觸舞蹈藝術。劉岩表示，教育的意義在於堅持，對孩子的教育一經啟動，決不能停。

被孩子的純真打動

劉岩說，她之所以選擇做藝術教育工作，是因為「被孩子的純真打動」。一次，劉岩一行人去孤兒院探望慰問，在孩子中有個藏族小女孩叫次拉姆。劉岩回憶說：「次拉姆平時很乖，但有天她的室友向老師說次拉姆影響她們睡覺。老師不相信，但第二天，孩子們又以同樣理由去找老師。於是，老師找來次拉姆，告訴她不可以影響其他孩子睡覺，次拉姆乖乖地點頭。」

「但到了第三天，孩子們又去找老師告狀。當夜11點，老師在宿舍窗外查看，發現次拉姆一個人在屋內跳舞。次日，老師找到次拉姆，問她為什麼要半夜跳舞。次拉姆一開始沉默，在老師一再追問下，她才小聲回答：『在跳舞的時候，我覺得天上的媽媽在看我。』」

劉岩被次拉姆的故事深深感動，當即

決定要設法資助這個孩子跳舞。她說：「這個12歲的孤兒，讓我感受到舞蹈教育的重大意義。我從學校出來，就決定年底一定要開舞蹈課。現在這個孩子已經14歲，非常懂事。每次舞蹈課時，她都會組織大家，放音樂，做準備活動。我可能記不住每個孩子，但是他們都能記住我，從心裡把我當做老師，這種感情很讓我感動。」

她的善良感動社會

劉岩表示，基金第一個項目是2011年開始資助北京周邊孤兒院和聾兒康復中心孩子學舞蹈，到現在接受資助的孩子已逾百人。「基金會針對學校的具體需求去考察，了解孩子們真正需要什麼。」



劉岩向孩子們發放服裝和鞋。

為弱勢群體提案 倡借鑒港澳經驗



逢年過節，劉岩常和孩子們在一起。

當選十二屆北京市政協委員後，劉岩最關切弱勢群體教育問題。她透露，所提出呼籲重視京郊弱勢群體兒童藝術教育的有關提案，正由北京市政協處理，「政協方面徵求我的意見，我們已經電話溝通三

次。」此外，劉岩倡議內地更多借鑒港澳地區公益機構的有益經驗。

劉岩說，體育和藝術教育對個人基本素質的重要性，不僅是對體態、身姿的錘煉，更多是對生活審美等全面素養的提升。作為教育界別的新委員，她表示將更好履職，持續關注兒童藝術教育，不局限於弱勢群體，也包括普通兒童。

劉岩回憶說，早前赴香港看到很多小朋友做各種義工，或是去孤兒院打掃衛生，或是去養老院表演節目。「港澳地區踐行公益的理念開放，也很接地氣，值得我們學習。公益，也是一種教育，而且不需要投入太多的金錢，只要落實去做便可。我現在正做的提案，有三種實施方式，其中有兩種方式可以不耗費一分錢，而是由社會資源達成。事實上，社會資源的整合，才是公益事業的最大資源。」

「一個人的奧林匹克」沒有終點

一位小兒麻痺病患問劉岩：經歷不幸應如何走出陰影重新站起來？劉岩面帶微笑回答：「自信不是別人或自己鼓勵來的，自信是幹出來的。」談及未來，她向記者表示，會堅持做最好的自己，不會去模仿任何人。

瞬間意外改變人生

作為中國舞蹈界最頂尖的古典舞演員，劉岩畢業於北京舞蹈學院古典舞系。在2008年7月27日，距離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僅10天時發生了一場悲劇。她在綵排中因為工作人員1秒鐘的操作誤差，而從3米高的台上跌落。

在這1秒前，她在中國古典舞領域是當之無愧的皇者——19歲獲得「荷花杯」全國舞蹈大賽銀獎，2004年以獨舞《胭脂扣》獲第六屆全國舞蹈大賽金獎，2005年以獨舞《橘子紅了》獲「荷花杯」全國舞蹈大賽金獎，2006年央視春晚晚上與楊麗萍、譚元元合作表演舞蹈《歲寒三友——松、竹、梅》。2007年，她代表中國參加首屆亞洲青年藝術節，獲金獎第一名。

最深的夜 最亮的燈

經過一年的治療和休養，劉岩於2009年復出。此時的她，是觀眾心目中的奧運英雄，永遠的A角。在北京舞蹈學院舞蹈學系和英國密德薩斯大學聯合舉辦的「舞動無界」舞蹈專場上，劉岩登台進行了她傷後首次正式舞蹈表演，舞蹈名為《最深的夜 最亮的燈》。劉岩把她的輪椅比作自己的新舞鞋，她在舞台上通過頭部、頸部、上肢、腰的舞動表達心聲，打動了在場的每一位觀眾。

劉岩說：「沒能參加奧運開幕式的演出是我一生的遺憾，到現在我還這麼覺得。但是我總覺得從那一刻起，奧運的精神和緣分對於我來說才剛開始，奧運是競技、是和平。堅持，也就是繼續奧運精神。現在覺得，自己要和自己的競技。奧林匹克精神在我的生活中處處都有。」

「我可以」「我能」

她向記者表示，希望越來越少的人在提到她時說：這是因為奧運綵排排



劉岩參加2010年溫哥華冬季奧運會聖火接力傳遞。

傷的劉岩；希望越來越多的人說：這是一個坐在輪椅上的舞蹈老師。劉岩說，摔傷後曾有一段時間用糾結痛苦來形容一點都不為過。「因為有很多事，以前你能做，摔傷後你絕對的不能了，這種事情別說是女孩子的自信，就算是堅強的男孩子也是不能承受的，不能的時候就很不自信。」

在她心中，考取博士是慢慢找回自信過程中的里程碑式事件。「開始並不自信，甚至曾在考試前一週給媽媽打電話想要退縮，發現好多內容沒有看完，越複習越感覺考不上。那種不自信，很大因素來源於身體突然的損傷。但後來還是堅持下來。「當得到消息說考上的時候，突然覺得『我可以』、『我能』。」

最好的自己 永遠的A角

劉岩說：「現在回想起來，考博成功這件事對我意義非常大，不僅僅是擁有一次學習的機會，而且給自己的自信心建立了一個基礎。如果每件事都給自己加油，對自己說沒問題。要通過自己的努力，讓自己最大程度掌握，這樣會不斷給自己自信，就會發現這件事我可以，下一件事我可以跟別人一樣做得很好。一路走來，一切都是靠腳踏實地去做。」

接受記者採訪當天，劉岩恰好得到博士論文答辯過關的喜訊。她表示，如果有機會和緣分，仍會選擇表演，但不僅僅聚焦在表演舞台上。實現博士畢業後，可以從事教育、研究、創作等工作，「舞蹈，我會一輩子做的，一定有不同的方式繼續舞蹈事業。我會堅持做最好的自己。」